

悦读力量
READING POWER
长篇小说

大晋商

王哲士／著

中国式商道

 中国工人出版社

中国式商道

中国式商道

中国商业出版社

悦读力量
READING POWER
长篇小说

大晋商

王哲士\著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晋商 / 王哲士著. —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
2010. 12

(悦读力量)

ISBN 978 - 7 - 5008 - 4852 - 3

I. ①大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37183 号

出版发行: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

邮 编: 100120

电 话: (010) 62350006 (总编室)

(010) 82075934 (编辑室)

发行热线: (010) 62045450 62005042 (传真)

网 址: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密东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

开 本: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: 400 千字

印 张: 22.5

定 价: 32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第一章

临近永和关那一刻，白永和不由得长长吁了一口气：“啊，总算到家了。”

他喜不自胜地四下张望。

关村里有他熟悉不过的老宅。夸张一些说，是一片由石头窑洞组成的城堡。城堡下是那条瘦身脱形的在冰下呻吟的黄河。河边就是已经封航冬眠的渡口。这里的一切如数家珍，令他梦牵魂绕。

“啊，我回来了！”他喃喃地说。

比起眼前的这位年轻人，永和关已经是风尘满面的苍苍老者。据说，此地魏晋就开通了航运，从官渡、军渡、民渡到货运，世代不绝，秦晋赖以沟通，关里人家赖以生存。作为千年渡口，它承载了过多的历史重负和众说纷纭的传说，见证了黄河人家的春秋兴替悲欢离合。悠远的黄河犹如一首历史长歌，总是在无休止地流淌，不知疲倦地歌唱。

村里灯光点点。

白永和放慢脚步，且走且想。点点灯火映照的是他的爷爷、奶奶，他的同胞弟兄，他的一个个本家亲人的身影。此刻，他们都在做什么呢？

别的不说，爷爷或许正盘着腿伏在炕上，就着油灯的光亮，一面拨拉着精致的紫檀木算盘珠，一面“呼噜噜”地吸着水烟。他最亲爱的奶奶则陪坐其侧，小心翼翼地把长长的铜烟嘴拔出来，把吸过的烟灰倒进灰盆里，又从烟斗里拈出黄豆粒大的烟丝，装进烟嘴，把冒着青烟的空心香用嘴一吹，火焰随即燃了起来。爷爷就着香火把水烟点着。除了清脆的算珠声和沉闷的水烟声，间或有一两声轻轻的咳嗽。这样做虽然有些乏味，但既成习惯，便乐此不疲。想到这里，他脸上不由得现出安详自若的神情。

近村时，点点灯光变成团团灯火，耀红了他的眼。这是什么？定睛看时，原来是南北两个堡门和村道上挂起了大红灯笼。还不到过节，为甚赶早挂起了灯笼？他心里颇有些纳闷。容不得多想，一阵激昂的丝弦声随风飘了过来。他不由得往堡下的清泉庙看去，那里不仅有灯火，还围着好多人，原来是庙里的“四声戏台”正唱大戏。按照乡俗，岁尾是不唱戏的，开年第一台戏在正月十五。那么，现在唱的是哪一出？

他像预感到什么，沉重的步子不由得变得急促起来。下得岭来，绕过村堡北门，折向村堡南门，再下一段石台阶，就来到戏场。站在高处观望，见戏场里挤着好多人，有的拥着羊皮筒子，有的裹着厚厚的老棉袄，一个个傻乎乎地盯住戏台，惟恐戏中人跑了似的。

他扫了一眼戏台。只见旦角手拉生角，娇滴滴地喊了一声：“我的赵郎……”而那位生角则呼旦角“秀英娘子”，熟悉戏文的他，立刻明白这出折子戏应是蒲州梆子《喜荣归》。说的是赵庭玉高中状元回府，装扮成乞丐试探家人。岳母嫌贫爱富，逼他退婚，连家人崔平也百般刁难。惟有小姑崔秀英一如既往，痴情不变。直到真相大白，岳母和家人崔平羞愧难

当。与赵庭玉喜结连理的崔秀英自然扬扬得意，一来是未婚夫得以高中；二来是幸亏她慧眼识金，不曾看错人。白永和猛然想到，莫不是举家为千里做官的他破例唱的庆功戏？禁不住喃喃自语道：“喜荣归，喜荣归……举家盼他喜荣归。可是——”想到这里，脸上倒像被蜂针螫了似的灼热起来。

他的目光从台上移至台下，借着台口微弱的灯光，发现爷爷、奶奶也挤在人堆里，眉开眼笑，交头接耳。看得出，他们心情不错。

他不想惊动二老，怕冲了他们的雅兴，便转身往村里走去，步履随着迟缓起来。推开虚掩的厚实堡门，迎面遇上手提灯笼的杂工财旺。

面对不速之客，财旺竟打了个愣怔：眼前这位爷长袍马褂，面容清秀，眼睛明亮，鼻梁高耸，像是他们三少爷；可是让他疑惑的是，三少爷头上那条乌黑发亮的辫子哪里去了，核桃帽下分明罩着刀削过似的齐耳剪发。听说洋人就不留辫子留寸头，莫非这是洋人来了？听说洋人是蓝眼睛鹰钩鼻，灯光烛影里看不清这位爷是不是蓝眼睛，但鼻尖好像不带钩，他不敢细看。正在捉摸不定时，忽听那个“洋人”开了腔：“怎么，不认得了？”

对方吐出一句地道的永和关土话，他听着这么耳熟，再看一眼对方熟悉的面孔，才半信半疑地试探着问：“三少爷——”

白永和轻轻应了一声，又左右扫视了一眼。

财旺仍不放心，又用审视的目光上下打量了三少爷一番。问：“三少爷，您怎么成了这个——”

财旺本来要说“模样”，但不敢往下说。男人丢了辫子，意味着什么？连他这个下人都拖着一条粗糙的长辫子，堂堂知县大老爷竟把辫子丢了，真是稀奇事！

白永和知道对方的下文是**什么**，但他懒得去解释。只淡淡地“噢”了一声。

“您不是去老远的南边做**什么**去了吗？怎么……”

年轻人见这个孩子似的**佣工**一脸狐疑，就敷衍地咕哝道：“怎么，做了官就不兴回家了吗？”

“当然，当然。三少爷请。”**说完**，财旺跟着三少爷亦步亦趋地往回返。

白永和忽然停住，回头问财旺道：“财旺，院里院外挂这么多灯笼做甚？”

“老太太说，三少爷当了县太爷，要挂一个月的灯笼，一直挂到正月十五。让九十眼窑院里里外外，红红火火，喜气洋洋！这不是，还有一盏灯没挂呢，啊，我这就去挂。”

白永和想说什么，终于没有说出来。轻轻叹了口气，摇摇头，摆了摆手说：“去吧，去吧。窑里有人吗？”

“有，有。刘婶和陈婶都在。”刘婶和陈婶都是白家雇的老妈子。

白永和循着熟悉的路径，不紧不慢地走着。进了院门，迎面就是白家略显沧桑的照壁，在灯笼的映照下，上面斑斑驳驳的砖雕大字依稀可见：“以和为贵，以义制利，以诚取信，以俭治家”。这是白家沿袭几百年的祖训，白永和每次外出归来，总要对着祖训喃喃念叨一遍。他以为，这是做人的根本，处世的要则，是白家几百年积累下的精神财富，任何时候不可淡薄，更不可忘却。所以，尽管落魄归来，依旧不忘对老祖宗留下的金玉良言顶礼膜拜。仿佛祖训入眼，会无形中给他注入力量。

他脚步轻轻地绕过照壁，一直朝里走去。

财旺挂好最后一盏灯，就跌跌撞撞跑进戏场，一头钻进人群中，像要捅破天大秘密似的，附在白老太爷耳边嘀咕了些什么。白老太爷先是吃了一惊，继而低声问道：“没看错人吧？”

“哪能呢，千真万确是三少爷回来了。”

“带了随从没有？”

“这个——随‘村’，还是随‘城’，我不知道，只有三少爷一人随我进了村。”

白老太爷骂了声“没用的东西”，再没说什么。

坐在旁边的白贾氏忍不住又问：“三少爷穿的官服还是便服？”

“这个我倒没留意。不过——我可从来没见过县太爷。”

“难道三少爷不是县太爷？蠢材！”白贾氏显然对财旺的不识高人感到不快。

“哎，就是呀！你看我这人多糊，真是有眼不识泰山！”

财旺刚要走，又转过身来，神神秘秘地说：“三少爷的辫子，辫子……”

“什么辫子？”白老太爷惊愕地问。

“辫子不知哪里去了，只留了个帽盖盖，就像我送他做官时在汉口见的洋人一样。”

白老太爷再也按捺不住，“呼”地站起就走，白贾氏紧随其后，人们自觉地闪开一条缝。白家长孙白永平、仲孙白永忍和他们的媳妇，见爷爷、奶奶要走，不知该怎么办。只得跟着站起身来，做出要走的样子。

白老太爷见状，说：“不关你们的事，只管看你们的戏。”

他们的举止引起一阵小小的骚动。人们的目光不由得射向两位长者，白家当家人的突然离场让众人不免心生疑问。不过，随着他们身影的消失，戏场复归平静，台上弦歌依旧。

白老太爷和白贾氏坐在客窑正中精致的楠木太师椅上。白老太爷安详地吸着水烟，铜烟壶被擦拭得黄灿灿的，手上那颗硕大的金戒指格外耀眼。白贾氏心神不定，双目眯缝，两只手不停地捻着佛珠，口里不停念叨着“南无阿弥陀佛”。他们正等着三少爷白永和用过饭来这里说话。

这是一进两开的石头窑洞，窑面上贴了厚厚的麦壳泥皮，泥皮上又裹了层搅着麻刀的白灰，墙裙用桐油漆了，彩绘的山水花鸟图案，现时只能在昏暗的灯光下幽幽地反光。中间为客窑（客厅），两边各开一门，俗称腰门，左进是起居室，右进是书房兼密室。其中的隐秘和奇特之处留待以后细说。

门外，脚步声由远而近传来，临门时却戛然而止。三少爷白永和在门口略微停顿，才战战兢兢掀开门帘走了进来，不等二老问话，扑通跪倒在地，失声痛哭道：“孙儿不孝，辜负了爷爷、奶奶的厚望！”

白老太爷和白贾氏被这突然的举动惊呆了！

本来是坐等喜讯，怎么倒不明不白地痛哭起来？端坐的二老心下疑惑，朝廷的委任状他们是亲眼看过，他们的孙儿明白无误地去贵州上任去了，七品乌纱是明白无误地戴上了，怎么不好好在任上用心，却返回来说这些不争气的话，败这等不合时宜的兴？再一看，果真如财旺所说，乌黑的辫子不翼而飞，代之而来的是一头齐耳短发。堂堂大清知县，怎么成了男不男，女不女，洋不洋，土不土的四不像？

他们的脸色几乎同时都灰暗下来，问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宣统退位，民国鼎立，我这个七品官也丢了！”

“什么？宣统爷连金銮殿的宝座还没焐热，说不坐就不坐了？好端端的大清国说完就完了？”白老太爷一听，双目圆睁，倏地从太师椅上跳了下来。

“你不是说胡话吧，你知道你这是做甚？这是犯上，犯上可是灭门之罪呀，三娃！”白贾氏眯着的眼顿时像灯笼一样发亮，盘着的腿也紧接着垂下了地。

“改朝换代，天下共和，还有甚犯上不犯上的！”

白老太爷和白贾氏一惊，像迎风吃炒面，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
白贾氏：“这么说，你还没有到任，皇上就逊位了？”

白永和点了点头。

白老太爷：“你这个七品县令是白买了？”

白永和点了点头。

“做什么不好，非要低眉下气地买这个破官？丢了乌纱扔了钱，这叫甚事！”白老太爷事后诸葛亮地揶揄道。

白贾氏自知理亏，没有理会白老太爷的挖苦。看来，大清真的不中用了，要不，孙儿哪敢说这等犯上作乱的话？再看眼前的三娃，没了辫子，土不土，洋不洋的狼狈相，两人不约而同地厉声问：“你的辫子呢？”

“路过太原府时，给革命军铰了。”

“哦？哦！”二人发出极不协调的惊叫。

白老太爷迟疑片刻，不由自主地把那只修长瘦削的手伸了后去，握住自个那条梳理得十分顺溜的辫子，轻轻放到怀里，生怕也被铰了似的。嘴唇抖颤着不连贯地说：“完了……完了……一满都完了。”

哀鸣刚刚出口，水烟壶就脱手而去，声音铮铮，烟水溅落，一片狼藉。白永和顾不得站起来，急忙爬过去拾掇。

白贾氏喃喃地说：“三娃走时，鸟儿打空里屙在我头上一泡尿，我心里就犯疑，此去该不会出什么事吧？这两天右眼皮跳得什么似的，不得安生。人常说左跳财，右跳崖，果不如然全给照应了。”少顷，她突然声嘶力竭的一声尖叫“哎呀，天塌了”，就晕了过去，手中的佛珠也应声而落。

白永和急忙叫来刘婶和陈婶，给奶奶又是掐人中，又是灌热汤，约莫有半个时辰，白贾氏才苏醒过来。这时，闻讯赶来的大少爷、二少爷和一千佣人们，把白老太爷窑里围得水泄不通。白贾氏见状，多少有些不自在，很为自己刚才的失态而懊悔。就挥挥手说：“不碍事，不碍事。都去吧。”

众人听了，一个个鱼贯而出。霎时间，宣统下野、大清寿终、三少爷丢官的消息如迅雷闪电，炸翻了白家大院；大院里的九十眼石窑，里里外外都被沉闷不安的气氛所笼罩，大红灯笼在夜风的撕扯中黯然失色。此时，“四声戏台”的戏也因观众散伙无果而终。

白家的戏似乎却刚刚开了头。

三少爷名永和，字凤翔，乳名三娃，在白老太爷的孙子辈中排行第三。母亲怀上他的七个月头上，父亲押送一船贵重货物沿河而下，准备至禹门口出手。船行至叫乾坤湾的地方，

被搁浅在一处石碛上。这里山环水绕,景色奇绝,但因湾多沟窄,水流湍急。船行至此,需万分小心。父亲呼喊着船工下水推船,船工们一个个跳入水中,用力前拉后推,船就是不动。眼看乌云密布,电闪雷鸣,大雨就要来临。父亲急了,亲自下水推船,并呼喊着大家拼死救船。船在众人的齐心推拉下终于前行,出了石碛,靠了岸。父亲招呼船工上了岸,拴好缆绳,正准备上船时,突然,从大湾处涌来黑乎乎的一排恶浪,对于处在湾口中的船来说,看见它为时已晚。众人说声“不好,东家快上船”。他父亲回头一看,浪头扑面而下,虽说他自小在黄河边长大,水性极好,但面对猝不及防的洪峰,也无能为力。在大自然面前,人有时渺小得像只蚂蚁,片刻间便无声无息地被洪峰吞噬。

噩耗传来,母亲一头撞地,昏厥过去。人悲胎动,只有七个月的白永和就提前来到人间。母亲因为失血过多,加上永和关远离县城,延医不便,生下他的第三天,也就随着丈夫去了天国。

不幸的婴儿遇上万幸的亲情。早产儿的成与不成,当地民间有“七成八不成”的说法,虽然只有三斤三两重的白永和,在奶奶精心呵护下,还是幸运地活了下来。

许是先天不足的缘故,白永和自小瘦弱,头大腿细,眼大无神,如同一株豆芽菜。虽然这样,脑子却灵动得很。周岁时,按习俗得“抓周”,以测试他未来志向。

长长的炕上放着好多吃的、用的、玩的东西,爷爷、奶奶把他放在中间。爷爷瞪着那只红紫檀木的算盘,奶奶瞄准那本蒙学必读的《千字文》,如同抓阄一样,谁都想让孙儿抓着自己心目中的器物。身体孱弱的白永和,在各色东西中爬来爬去,好奇地逐个看看,摸摸,就是不往起抓,两位长者虽不说话,心里急得像猫挠心一样难活。转了一圈,又转了一圈,孙儿小手一伸终于抓了一件东西。不过,不像他的大哥抓了个烧饼就吃,也不像二哥抓了个笤帚就扫,而是瞅来瞅去,一把抓起那本《千字文》就翻了起来,悠闲的像位识文断字的小书生,叫白贾氏眉开眼笑,心旌荡漾。一会,三娃玩腻了,就毫不怜惜地把《千字文》扔到炕上,顺着爷爷的目光又去抓紫檀木算盘,但因气力不足,支撑不住,睡倒在炕,就势打了一个滚,不仅没有抓住算盘,还把《千字文》压在身底下。再一个滚过去,那本书就成了湿淋淋的泪人——小小的三娃毫不留情地把珍贵的童尿洒在书上。白贾氏慌得把书抽出来,心里不安但嘴里硬撑着说:“尿得好,尿得好,肥水不流外人田。这半亩方塘定是由他浇灌了。”

白老太爷似笑非笑地说:“抓起书好,尿湿书还好,你这是翻穿皮袄,总是有理(里)。”

白贾氏说:“怎么样,不如意了吧?你那宝贝算盘,想让他尿一泡都轮不上哩!”

“哪里,哪里。他心里有算盘,眼看就要抓住……咱们打了个平手。”

虽然这是一场游戏,却让一生以商为本的爷爷大失所望;倒叫巴望孙儿入仕的奶奶终于有了渺渺茫茫的希望。

儿时的白永和,淘得太厉害,不是爬树掏鸟,就是下河摸鱼;不是撩猫逗狗,就是打架斗殴,害得奶奶整天跟上他给人家说好话,赔不是,为他操碎了心。

六岁时送进私塾。先生让拜孔夫子孔圣人,他说又不是他的先人,就是不肯下跪。先生摁住脖子让他下跪,他就号啕大哭,直哭得只见出的气,没有回的气,把先生吓得束手无策,哭坏了东家的孙子,可怎么了得!好在三娃上气从渺渺处转了一圈,终于和下气接上了头,这才还阳过来。连孔夫子都不拜的学生,还能拜先生?先生的礼不免也得免了。从此,小小年纪的白永和有过恃无恐,不是在课堂捣蛋,就是逃学玩耍。别的学童都背过《三字经》《千字

文》，他连一二三都记不清，人人说三娃是纨绔子弟，不是读书的材料。

奶奶不服气，她不相信抓周抓了《千字文》的三娃能不识字。有一天，就叫来三娃说：“你认了甚字了？”

三娃说：“一字。”说着，就在地上画了一横。

奶奶说：“看我三娃，多有出息！”

第二天早晨，奶奶想在爷爷面前显能，用扫帚在地上写了一个大大的“一”字。问：“三娃，这是甚字？”

三娃从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字，愣在那里不说话，急得奶奶两只手在空中乱比画。爷爷冷笑一声：“愣头，这不是个‘一’字吗？”

三娃好像想起来了，便惊奇地说：“好家伙，一夜没见，‘一’字就长了这么粗、这么长，我都六岁了，才长了这么高。”

一句话逗得爷爷和奶奶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爷爷说：“真难为他了，朽木不可雕也。”

奶奶说：“花有个红的，不红的，人有个能的，不能的，也许是三娃开窍迟，如今能认得一字，将来就能认得万字。能认得‘一’就不赖了，别忘了他是不足月生的，禀赋弱。”

爷爷说：“人家娃们都背过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，你孙子连一字都认不好，罢了，这娃是喝了糍糊，糊脑孙。”

家里惯他，学堂里也不敢拿他怎样。先生不敢训他，更不敢打他的板子，惹急了还敢往桌椅上尿呢！先生见管不了东家孙子，就要辞职，奶奶说了几筐箩好话才算留住。生下的弯树长不直，先生只当他是陪读的书童，任由他去吧。十岁了，别的学童读开四书五经，他才勉强读得过去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。

这地方兴给小孩过十二岁生日，叫做开锁。意思说已经告别童年，步入少年。三娃开锁这一天，全村人都来庆贺，他成了最受宠的小红人。人们都说了好多好听话，也说了不少逆耳话。好听话觉得顺心，记不得了。逆耳话，因为有刺，一句句如芒刺在背，好不自在。有的说，三少爷都十二岁了，不是娃娃家，该回心转意、走正道做正事了。有的说，自己十二岁时就入了州里的书院。有的说，自己十二岁时就出门当了学徒。不中听的话像乱箭齐发，他就是活靶子，箭箭中靶，支支见血，不由得心里翻江倒海，生平第一次感到羞愧的滋味。他什么也没有说，一扭身跑到窑外，跑到河边，爷爷、奶奶追上时，他早脱得浑身精光，跳到河里和孩子们玩去了。爷爷气得手不停在空中乱指画。奶奶则无言以对，心里暗暗叫苦。都以为这娃不可救药了。

谁知道，在河里美美玩了一阵的三娃，洗心革面，真个动了心。从此变得好读书，再不贪玩胡折腾。加上他天赋聪慧，没几天，《三字经》《千字文》倒背如流，再过几天，《唐诗三百首》也背得滚瓜烂熟，很快走进四书五经的殿堂。只一年工夫，不仅补上以前落下的功课，还从榜末跃到榜首。无论是重商轻儒的爷爷，还是重儒轻商的奶奶，都说这娃就像他妈重生了一回，脱了胎，换了骨。因此，对焕然一新的三娃都刮目相看——这娃说变就变，不可小看。十四岁通过县试取得童子资格后，就送去隰州紫川书院读书，开始了苦读生涯。十六岁时又参加了州府院试，取得生员资格，成了小有名气的白秀才。再后来，奋发攻读经史文学，眼界开阔，学问长进，摩拳擦掌，只待乡试到来一显身手。

不同凡响的白永和，乡试路上，又演绎了一段不可思议的故事。

这一年，他和在隰州紫川书院读书的南路儒生王必高一同赴省参加乡试。一日，路经一处叫下均庄的地方，见天色不早，就宿在路边小店。店家只有父女二人，父亲忙着给客人做饭，小女子一边烧火，一边翻动着手边的书。王必高见状，就调侃道：“山风不识字，何必乱翻书？”大约是有所顾忌，他把原诗的“清”字改作“山”字。

小女子听了，好不是滋味。想了想，就回敬道：“夺红非正色，异种也称王。”她把原诗中的“朱”字改为“红”字，以避嫌对避嫌，以牙还牙，可谓恰到好处。王必高本想调侃小女子，结果适得其反，倒被小女子将了一军，闹了个大红脸，没了好说的。

王必高开得这个玩笑也太大了。这本是清朝有名的因诗得祸的典故，用在这里虽然生趣，弄不好会惹是生非。白永和忙赔笑道：“小大姐不要见怪，他是说说玩的，咱们哪里说就哪里忘了吧。”

村姑淡淡地说：“不妨事。你们读书人怕事，我们山村野人怕什么？皇帝佬儿还能追到这里不成？”

白永和见村姑越发离谱了，忙岔开话题。一场争论才算了结。

谁知村姑却来了雅兴，反问道：“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二位爷应是赴省赶考的儒生吧？”

白永和说：“正是。”

“既是考举，那一定是很了得了。小女子不才，今天有幸遇着高人，想向二位爷讨教讨教。我这里出句上联，请二位爷对下联，如能对得上，你们就去赶考；如对不上，你们不必劳神，就此打道回府，怎么样？”

白永和正在思忖，谁知心高意大的王必高又说了话：“好呀！如果能对上，你就不要开这个店了！”

村姑说一言为定。

村姑的父亲见女儿不识时务，就陪着笑脸道：“二位公子不要见怪，小女久住山村，没见过世面，你们不要和她计较。”

王必高虽然屡试不中，但毕竟久经考场，胸有韬略，哪里能把山村女子看到心上。就大大咧咧地说：“但说无妨，但说无妨。”

白永和扯了扯王必高的衣襟，示意不要纠缠，避锋而去。谁知，村姑的上联早脱口而出：“上均庄下均庄上下不均均上下。”

白永和和王必高一听，顿时傻了眼。仅从字面理解，此地是下均庄，穷人多；前边还有上均庄，富户多，即所谓上下不均。言外之意，似乎还有居庙堂之高与处江湖之远上下不均的意思。小女子心气不小，不乏治国平天下的抱负。别看二人熟读诗书，整天之乎者也，在小小村姑面前，如同被打蒙了的鸟，一时云里雾里分不出个东西南北。

逼上梁山，只得应对。白永和问以地名作对有何限制。村姑说，限平阳府境内，不求工整，但求达意。二人苦苦思索，对一个不中，对两个不行，越对越糊涂，这样一直对了三天，对了几十个，不要说村姑摇头，连他俩也自觉乏味。眼看着考期迫在眉睫，王必高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。劝白永和道：“赶考事大，属对事小，我们还是赶路要紧。”

白永和一听，倒埋怨起王必高来：“没有金刚钻，就不要揽瓷器活，谁让你逞这个能？这

下可好,咱们的面皮都丢尽了。既然和人家有约在先,我想还是遵守守诺为好。再说,我等连村姑都不及,哪里还敢奢谈蟾宫折桂呢?还是打道回府吧!”

王必高听了,苦笑着说:“哪能呢,三年一考,何尝容易?村姑戏言,不必当真。咱们还是快快上路,免得误了考期。”

白永和一脸严肃地说:“言必行,行必果,是君子所为。如果我们违约而去,不仅对不起村姑的考验,也对不起父母的教诲和自己的良心。你还看不出来,村姑是有意试探咱们能吃几碗干饭,我们就这样走了,还不让人家笑掉大牙?”

村姑只是笑,并不说话。但单纯而火辣的眼神,分明调侃中不无期盼,关切中又含不屑,他们也说不清楚。反正村姑的眼神搅得他们心神不安,刚刚出征就败下阵来,不知不觉从丹田升起的晦气,取代了原先踌躇满志的神气,他们都定在那里,不知所措。村姑的父亲见女儿惹得二位公子不快,就赶女儿一边去。满脸堆笑地说:“山里人没见过大天,识得两个字,就敢与公子作对。只管走你们的路,不要理她。”

又是一语双关。说女儿有学问敢和公子作对,其实就是说二人无能还敢和村姑作对,连村姑这一关都过不了,还敢去贡院作对?温温的话语,含着浅浅的嘲笑,叫他俩无地自容。白永和再也坐不住了,拿起行李,一面竖起大拇指连夸村姑“深山出俊鸟”,一面拉上王必高义无反顾地返了回去。

一次作对,输了学问赢了志气;一次赌气,徒添三年风霜,千日苦熬。三年后,两人相约赶考,再次路经这里,父女俩依旧开着小店,像是专等他们到来属联。只是村姑长大了,害羞了,见二人来到,反倒躲在里屋不出来。她父亲把她叫出来,叙了礼。不等坐定,王必高就把他俩三年来潜心研究的成果展示出来:“我们对‘东营塘西营塘东西经营营东西’。营者,赢也!怎么样,小大姐?”

村姑一听,笑在眉头:“差强人意,可过了。都是我的不是,一句话,害得二位爷等了三年。”

白永和说:“无妨,无妨。即使能对得上,也是无功而返。”

村姑父亲奇怪地问:“这是为甚?”

王必高说:“说来也巧,其间适逢庚子之变,本应在庚子和辛丑年举行的恩正乡试停科,一直待到今年才补行恩正并科乡试。”

村姑拍手叫好。说:“谢天谢地,要不因小失大,我就落下了一世骂名。但愿此行赶考专心经营,笔下有灵,赢得山西的乡试,再赢北京的会试,东西兼营赢东西!”

这年是光绪壬寅年。果然,二人不虚此行,双双登榜。王必高和白永和兴高采烈之余,不免想起村姑属联之事,内心充满感激之情。水满则溢,人盛易衰,也许正是村姑的一记闷棍,使他们从浮躁中清醒过来,看到自己色厉内荏的花架子,闭门静修三年,得以桂榜题名,不戒骄就无以成就今天,如有机会,定要好好酬谢村姑。当然,原本一直埋怨白永和感情用事的王必高,这时也不得不对白永和另眼看待,他的特立独行,他的谦逊守信,不正是自己所缺少的吗?这是后话。

秋闱之后就是春闱,正在京师备考的白永和,一心向往着大比之年的到来,了却“十年寒窗无人晓,一举成名天下闻”的心愿。忽然间,一声霹雳自天而降:光绪皇帝诏天下:废止

科举!

对孜孜汲汲于功名的白永和来说,这个消息无异于当头一棒!

白永和几乎是一路小跑来到顺天府贡院的。贡院外早已围满了人,嚷嚷成一片。他找了个缝隙硬挤进去,终于看到那张叫他如丧考妣的诏告。他瞪大双眼,屏声静气地在诏书上寻觅:

“……着即自丙午科为始,所有乡、会试一律停止,各省岁、科考亦即停止。”

白永和一字一句,反复诵读,惟恐理解错皇上的旨意。但白纸黑字如同板上钉钉,“一律停止”,不容置疑。他脑袋一热,竟犯起傻来:要是此榜就是自己高中的金榜那该多好!十年寒窗苦不就有了善果?周围的人不就会投来羡慕的目光?与此同时,报喜人快马加鞭把捷报送到偏远的永和关,黄河边顿时锣鼓喧天,热闹非凡;九十眼石头窑洞都挂起大红灯笼,黄河安澜,鱼跃鹤翔,渡口人来人往,齐为新科进士爷作揖问安……

正在遐想之际,不知哪位生员哀叹一声:“呜呼哀哉!呜呼哀哉!”把他猛然惊醒。再看诏告时,竟读不下去,满纸都是两个大字:“停止!”

生员们有的议论、有的埋怨、有的哭泣,也有的幸灾乐祸,乱成一锅粥。他闷声不响,只是想自己的心思:一千多年的科举怎么到光绪爷手上就寿终正寝了呢?一千多年来天下生员人人能考,为什么到他白永和这里就成了穷途末路?人常说“天有不测风云,人有旦夕祸福”,果真不假呀!光绪爷,您一句话,误了我一生,你知不知道?还有那个擅权的西太后,你一点头枉费了我十年寒窗苦读、我的锦绣前程,枉费了爷爷、奶奶在我身上花去的数不清的雪花银……他越想越气,越气越想,只觉得头晕目眩,不能自己,竟一头撞在贡院外的石狮上,立时昏了过去。

醒来时,发现自己躺在陌生地方。头闷痛,缠着布带,用手一摸,沾了殷殷鲜血。这是怎么回事?为什么睡到这里?昏昏沉沉的他,一时也想不起发生了什么。这时,从门外进来一个人,见他醒了过来,长长舒了口气说:“总算醒了!好险呀,幸亏发现得早,郎中治得及时,要不失血过多会没命的。”

白永和定睛看时,惊喜地叫了一声:“王必高!”

王必高凑到他身边,轻轻拍了拍,说:“别说话,静养几天再说。”

白永和问:“我这是……”

“可能是气迷痰厥,一时眩晕,碰在贡院的石狮上,流了一摊血。正好我也到贡院察看诏书,见门前围着好多人,走近一看,竟是你老兄躺在那里。”

王必高因内人抱病在家,加上连年赶考,家中已经一贫如洗,原本不打算来京师备考的。可是内人不允,说苦也苦了,累也累了,不就是盼得皇上开科这一天?高中了我们就会苦尽甜来,落榜了也无怨无悔,大不了讨吃要饭!硬是把他赶了出来。来京后就看到这令人沮丧的一幕。

“多谢王兄。唉!十年寒窗,满腔热血,一纸诏书就付之东流,想不到我辈竟落到这般地步!”说着,鼻子一酸,两行热泪如断线的珠子滚滚而下。

“认命吧白兄,世上的路千万条,这条不通走那条。科举去了,还会有别的什么‘举’来。”

“你倒挺能想得开。”

“想不开又能怎样？人常说，除了死路都是活路。只要你我兄弟志向不丢，老天总会眷顾我们。”

“奶奶盼我成龙变虎，为了那一天，她老人家不知倾注了多少心血；爷爷虽说不大乐意我为官从政，但还是为我花去不少银两。他虽是生意人，却算不上巨贾富商，钱来得很不容易。故爷爷视钱如命，花一分钱都要盘算再三。似这样无功而返，叫我无颜以对如同严父慈母般的爷爷、奶奶。再说，我的哥哥和家族里的人又会怎么看待呢？”

“说得也是。要说家境，我不能和白兄相比。十年苦读，不只是苦了我一个，更苦了二老的劳作；还苦了内人奉姑抚女，执意孤守。可惜等不及我出头，二老先后故去，家境从此败落。一应开销，全靠亲戚朋友周济。时间长了，哪有脸面再接纳人家的资助，只得典当衣物或去钱庄借贷。来隰州紫川书院读书，还亏了在这里经商的远房叔叔的照顾。大家看我虽穷，先是秀才相公，接着是举人老爷，满以为再进一步可以进士及第、光宗耀祖了，所以也肯伸手相助。就这样，月复月，年复年，只盼得有朝一日衣锦荣归，皆大欢喜。可是……嗨！说这些管什么用？事已至此，也不必怨天尤人，只好顺应时势，好自为之了。”少停片刻，哽咽着说，“此次归家，不比往常。不过，咱俩毕竟不一样。”

白永和听王必高这么说，不免同病相怜。但对王必高临末那句话甚感恍惚。便问道：“王兄所言甚是。以现在的心境，虽未参加会试，却有名落孙山的落魄。此番回家，谁不是灰溜溜、冷清清的，都是天涯沦落人，还有什么不一样呢？”

王必高说：“同是落魄，境遇不同。你回家只是情理上的亏欠，并没有别的牵挂；我回家除了有愧亲友，还要承受债务的重负，这些年我已欠下千余两白银！如果在家务农，即使耗尽毕生，也未必能还清这笔情债、钱债。”说到伤心处，王必高长叹一声，眼圈禁不住红了起来。

白永和听罢，才知道自己饱汉不知饿汉饥。他心里明白，科举这条路不只是用心血筑成的，还是用银子铺出来的。年复一年的苦读，接二连三的考试，尤其是县考、岁考、乡试，饮食起居，文房书墨，交友访师，这笔费用自然不菲，自己都不知用去家中多少银两，像王必高这样的寒士，川资更来得不易。

亏得王必高悉心照顾，不几日，白永和就能下地走动。一日，家在蒲州府的王必高告辞归里，白永和再三挽留，王必高执意要去，就送了一笔盘缠，王必高推辞不过，也就“受之有愧”地接了下来。临末，两人相约，既然功名无望，倒不如轻松游历一番。来年阳春三月，相偕去蒲州，凭吊鹳雀楼，品王之涣诗，浏览普救寺，寻西厢风情，待心静气和了再议未来之事。

白永和步履蹒跚地回到久别的永和关。

听说三娃归来，白老太爷和白贾氏心中暗自高兴。不过，生性多疑的白贾氏没容喜形于色，眉头就绉起一个疙瘩：这娃，备考当紧，哪有工夫回家呢？莫非出了什么事……她再也没敢往下想。

一身风尘，满脸疲惫，白永和顾不得歇息，照例先给爷爷、奶奶请安。

轻轻推开两扇门，见爷爷、奶奶都在窑里，心里便热乎乎的，踏实了许多。爷爷在后炕面朝南，奶奶在前炕面朝炕沿，居中的炕桌就是楚河汉界，井水不犯河水似的各自为营。爷爷年过花甲，目如灯盏，面似蜡白，背后拖着一条顺溜的花白长辫，人虽清瘦，不乏精神；奶奶小

爷爷六岁，依然颜面红润，体态丰盈，看上去像四五十岁的中年人。这样的情景白永和不知经过多少，他们总是这样，近了使不得，远了又舍不得。爷爷正伏在炕桌上，戴着他那用线绳套在后脑勺上的老花镜，一面翻着账本，一面拨动着算珠，随着修长敏捷的手指灵巧移动，发出清脆而有韵律的声响——好听且很迷人。奶奶闭目盘腿，手捻佛珠，满脸虔诚地默诵着“南无阿弥陀佛”——好看又很动人。算珠声仿佛是伴奏，默念声又像在歌唱，遇到算珠声不间断地响时，那真是天衣无缝的“二人台”了。这一切，入迷的爷爷和入神的奶奶浑然不觉，只有耳濡目染心领神会的白永和能品味出其中的妙趣。这样的声音一旦充斥在这孔硕大的窑洞里，窑洞显得更加幽静。所以，尽管他们最疼爱的三娃远道归来，站在身边一小会了，仍然没有觉出异常，陶醉在不经意间构筑的二人世界——这样的世界不知被他们演绎了多少个年头。

白永和被祥和的气氛感染，一时间竟把塌天的消息、郁闷的心情和路上的辛苦全忘在脑后，眼前浮现出缠绕在二老膝下的孩提时代的情景。

他记得儿时淘气，老是闯祸。那时还穿着开裆裤，白永和好奇地拿起爷爷的水烟壶，学着爷爷的样子，装烟丝、吹香头，吸起烟来。一口猛吸，呛得咳嗽不止，双眼流泪，一不小心，竟将爷爷珍贵的水烟壶摔在地上，明光灿烂的水烟壶上，顿时生了疤痕，开了口子。

爷爷见心爱之物被摔破，不容分说，照他屁股就是两脚狠踢，他睡在地上来回打滚，哭得死去活来。白永和先天不足，自小有一种声长的毛病，往往因恸哭而上不来气。挨了爷爷的打，伤心欲绝，哭着，哭着，就不会哭了，气息似有似无，吓得爷爷上头汗珠子往下滚，下头尿湿了裤裆。奶奶进来，急忙把他搂在怀里，好一阵摆弄，才哭出声来。奶奶吓得衣裳湿透魂魄险些都没了，没好气地冲着爷爷吼叫：“人的命贵重还是你的烟壶值钱？这孩子自小不气实，身子骨单薄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是好？你这个缺心眼的货！你看着他没爹少娘的好欺负？”

爷爷自知没理，不再吭声，躲在一旁摆弄他的水烟壶去了。

一次，他和大娃、二娃到黄河里耍水。两个哥哥手把手地教他学狗扒水，游着游着，力气不支，人就往下沉，水面上“咕咚咕咚”冒起气泡。大娃、二娃说声不好，就一边一个扎下去硬把他拖了上来。他说不出话来，也哭不出声来，只是脑子里还不糊涂。大娃的头夹在他的腿裆里，把他腿朝上头朝下抱起来，二娃拍着他的嘴，叫他吐水。他只觉得像瓶子倒水一样，“哗哗”吐个不停，直吐得肚子里没了东西。他想哭，但哭不出声来。正好，奶奶寻他寻到了这里，发现他犯了老毛病，少不了一阵忙乱，这才让他“哇”地一声哭了出来。事关人命，不容多想，奶奶铁青着脸，只听“啪啪”两声，大娃、二娃沾满泥浆的身上就留下两个鲜明的手印。

这是奶奶平生第一次打人，并且是为了自己钟爱的三娃打自己疼爱的大娃和二娃。

他见哥哥们跟上他挨了打，心里不是滋味，就挺身而出。说：“奶奶，怨不着哥哥，是我要来的。要打，就打我吧。”

说着，把屁股高高撅起，让奶奶打。奶奶半疼半嗔地举起手，在空中划了一道动情的弧线，落在自己腿上。没打三娃，却让三娃把她逗乐了。

虽是陈年旧事，件件叫他动情，泪水竟从眼角溢了出来。他忘了手中还提着行李，准备以手拭泪时，谁知“咚”地一声，沉甸甸的行李重重掉在地上。

这声不和谐的响动，如同在平静的池塘里投进一粒石子，霎时惊走了算珠声，惊断了诵

经声,爷爷、奶奶的注意力都被吸引了过来:原来,对面站着自己的孙子三娃!他们几乎同时惊喜而又疑惑地叫道:“三娃!怎么是你……什么时候回来的?”

白永和霎时从回忆中清醒过来,对刚才的冒失颇有些不安和难堪。边慌张拿行李边仓皇回答道:“刚——刚到家,就向——爷爷、奶奶问安——来了。”

白老太爷显然很高兴。说:“还是我孙子,心里甚会儿也惦记着我们。”

白永和笑了笑:“孙子是爷爷和奶奶的香包包,爷爷和奶奶是孙子的亲疙瘩。”一句话,说得爷爷、奶奶“噗哧”笑了。

白永和顿了顿,没敢就势说事,只怕乱上添乱,便故作轻松地 and 爷爷、奶奶热敬着,不停地问这问那,心想把话留到他们不经意时再说,免得如晴空霹雳惊吓了他们。

白贾氏见三娃不明不白地突然回家,心里如十五只水桶七上八下,搅动不安。

“三娃你说,是没钱应举了?还是不想应举了?说话就要会试,皇榜高中就在此举,你怎么倒像没事人一样回了家?”

白永和强挤出一丝笑,说:“没事,就是想回来看看爷爷、奶奶。”

“说得轻巧,我就不信,没事你肯撂下学业回家?”

白永和冲奶奶笑了笑,没有说话。

白老太爷名鹤年,是白家当今的掌门人。他一向少言寡语,一门心思只放在生意上,别的事懒得过问,被白贾氏讥讽为“一根筋”、“缺心眼”。他对内人的心眼稠、爱计较一向不看好,所以,一见白贾氏疑神疑鬼就烦。冲着白贾氏说:“三娃顺便回来看看,也是人之常情,这有什么不妥?会试在来年,又不在眼前,能误了什么?”

“你就知道整天拨拉你的算盘珠子,什么时候揣摩过别人的心思,体贴过别人的难处呢?”白贾氏随口呛道。

白鹤年一生谁也不怕,单怕内人乱发话。白鹤年的岳父,也即白贾氏的父亲,曾经有过花翎顶戴的宦宦生涯,这令他望而生畏。除去这些光环不说,白贾氏精明能干见识过人争强好胜的个性也足以令他敬畏几分。所以,见内人发了火,白鹤年就不再吭气。他知道,在无关宏旨的小事上和内人抗衡,毫无意义。既然毫无意义,又何必浪费自己的感情?每逢这时,他总是把机会让给表现欲极强的她。每每因这一让,便让出了一个海阔天空,让出了一个皆大欢喜。

白鹤年被白贾氏这么一呛,便装做没事人一般,用手帕在那只硕大的金戒指上拭了拭,戒指与门缝里透进的光不期而遇,发出灿灿的光泽,袭得白永和的眼眨了又眨。白鹤年又拿起铜水烟壶,也用手帕拭了又拭,使本来明光灿烂的水烟壶亮上加亮。这让人觉得,白家掌门人虽然此时没有了话语权,但却仍有着至高无上的统治权——这枚金戒指和这把铜水烟壶就是白鹤年无可争议的权力象征。白鹤年这一习惯性动作,看似寻常,却有着不同寻常的寓意。

白贾氏还是心有疑窦:不对,三娃此番回家定然有事,不开口明说怕是心里有隐情。她正要开口,白永和早已从行李中取出兰州产的上好烟丝递给爷爷,爷爷一生除了精于盘算,就是嗜烟如命。见孙子特意买了地道的兰州产的青丝水烟孝敬他,咧开嘴直笑。赶忙装了一锅,“嘶嘶嘶”地吸了两口,吐了一串烟圈,眯缝着眼说:“嗯,好烟,好烟。难得三娃这番孝心。三娃,得多少钱?”

白永和说：“不贵，五斤烟丝才花了一两银子。”

“好小子，口气这么大！才一两银子？一两银子够我穿两身衣裳呢！”

白贾氏见状，接过话茬：“钱是为你花的，又不是为三娃花的，这有什么好说的？”

白贾氏面朝白永和，又想问话，白永和早把一件坎肩递到她手上，白贾氏只好把话咽了下去。接过坎肩一看，原来是件湖蓝色缎面绸里的对襟坎肩，做工十分精致：对襟两边是盘花扣，下襟呈如意形，滚边绣花。不用说在永和关，就是永和县也不多见。白贾氏一生爱好，是那种“宁叫口里受穷，不叫穿戴寒碜”的女人，见孙子这么懂她的心思，知她的爱好，像喝了蜜糖一样舒坦。

见奶奶高兴，白永和特意说了句：“这可是苏州出的上品——十八镶坎肩，孙子买来孝敬您老人家！”

白贾氏听说是苏州货，忙叫三娃给她穿上试试。果真，本来就端庄优雅的白贾氏，穿了十八镶坎肩，愈发显得雍容华贵，精神了许多。

白永和又取出平遥牛肉、太谷饼、闻喜煮饼和杏花村酒，摆下一炕，把两位老人看得眼花缭乱。爷爷爱喝酒吃肉，白永和就从里三层外三层包着的纸里取出一块牛肉，再打开一坛汾酒，放在炕桌上。奶奶信佛吃斋，白永和就取了太谷饼和闻喜煮饼，轮番往奶奶嘴里塞，奶奶被逼得“呃呃”直叫。爷爷放下水烟壶，往嘴里填了一块牛肉，再抿一口酒，说：“有烟有酒有肉，真是神仙过的日子！多亏三娃了……不过，这又得多少银子？”

不等白永和开口，白贾氏盯了一眼，说：“有烟有酒有肉，还堵不住你那没牙虎的嘴？除了心疼你那几个臭钱，你还心疼过谁？”

白鹤年门牙掉了，说话走风漏气，白贾氏总爱说他是“没牙虎”。

白鹤年赶忙附和说：“心疼过谁？心疼我那孝顺的三娃。”

白贾氏说：“这还差不多。”

白永和见爷爷、奶奶开心，又从褡裢里掏出一坛宁化府醋和一小袋晋祠大米。白鹤年去过太原府，知道宁化府醋是天下独一份，晋祠大米则是贡品，还有刚才那一堆东西，都是山里人眼热的珍品。白家虽是富家，毕竟还不是大家，何况僻居一隅，交通困难，见识又少，这般般样东西，也不是轻易能够见到和吃到的。

热闹了一阵，该言归正传了。白贾氏终于挑开了孙子外带笑颜却内藏隐情的薄薄面纱。

“说吧，三娃，还有什么事比备考紧要，半路里回家做甚？”奶奶收敛起笑容问。

事已至此，白永和不得不把皇上废止科举的事如实相告。

白贾氏沉默了半天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怕鬼就有鬼，三娃的事还是让那泡尿给冲走了！”

白鹤年明白，她指的是三娃抓周时尿洒《千字文》的事，都过去快三十年了，她却一直搁心上。这女人，心事真重！

白鹤年抱怨地说：“这么说，咱三娃的前程就这样断送了？十年寒窗苦就这么白受了……十年间像黄河水一样白花花地流出去的银子就这么打了水漂？”

应该说，白鹤年的话也是白贾氏心里的话，但一提钱，白贾氏就不舒服。白贾氏嘴唇微启，但不知该说什么，又紧紧闭上。

沉默。茫然。一时间，谁也找不到北。

半晌，白贾氏终于打破沉默：“天无绝人之路。办法是人想出来的，事情是人做出来的，